

新智識叢書

托爾斯泰研究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托爾斯泰研究

第一章 緒論

大凡對於歐洲文學史有點兒概念的人，總覺得歐洲文藝的發達，帶有一點自西而東，自南而北的趨勢。看看古代的希臘羅馬，佔了幾千年文藝的歷史上的光榮，有許多偉大的藝術家的靈魂皆給後人憑吊。歐西的英法，久已開遍了文藝的鮮花。在文學史上看來，北歐與東歐，就是很沉悶的，這種狀況，差不多可以說成了一種文藝思潮順流的趨勢。可是到了十九世紀的近來，這種文藝思潮順流的趨勢，很奇怪的成了一種逆流的反景了。戲劇與小說，到了一八八〇年以後，北歐大開其燦爛的文藝之花。向來很沉悶的俄國文壇，正在這個時候，發出他們的光彩，這種光彩，不僅照到了西歐與南歐，竟照遍了全世界了。

同在這個時候，北歐的挪威，產生了兩個著名的戲曲家和小說家：一個是易卜生（Henrik Ibsen），一個是般生（Bjornstjerne Bjornson）他們倆個稱爲挪威文壇的雙柱。尤其是易卜生，在近代的戲劇史上發生重大的影響。他的戲劇，有一種獨創的樣式，引起了後代許多的追隨和反對。

十九世紀的中期，俄羅斯政治的混亂，思想的龐雜，農民生活的痛苦，都到了極端的時候，在這樣的時代和環境之下，文藝的沈醉的春風，吹遍了俄羅斯的荒涼的文壇的荒野，於是在他們文藝之園中，開滿了美麗的燦爛的芳花。產生了許多在世界文壇上佔了地位的作家，同着挪威的易卜生般生，創生了北歐未有的文藝的光榮的歷史，同時在世界文壇上，得了很重要的位置。俄羅斯那時產生的幾個最重要的作家，可以說是托爾斯泰（Leo Nicholaevith Tolstoy）屠格涅夫（Turgenev）杜斯退也甫斯基（Feodor Mikhailovitch Dostoyevsky）。但在他們幾個裏面，最重要的，還是我現在要說的托爾斯泰了。

托爾斯泰，不僅是俄國獨一無二的作家，可以說在世界上也是很鮮見的作家了。他不僅是

一個偉大的藝術家，並且還是一個偉大的真理探求者。他對於社會上瀰漫的虛偽，他極端的反抗，他唯一的目標，就是要打破這種瀰漫的虛偽，去建設真理。他嘗盡了人間的痛苦，犧牲了不少的金錢；『於虛偽的宗教，取社會主義的破壞態度，於強權的武力主義，採和平人道的反對方式。』他是一個唱博愛學說的學者，是一個有人道精神的作家；是一個不迴避戰鬥的戰士，是一個勇敢的英雄。他在文壇上的位置，與沙士比亞，哥德，易卜生佔了同樣的地位。講到著作的豐富，他們還比不上。

我們中國現在的文壇，沒有一件作品，可以站在世界文藝的水平線上的。一般研究文學的青年，對於世界的文藝，很少接觸過。本來中國的翻譯界，就是太不進步，所以幾本翻譯出來的東西，放在書店裏的架子上，滿了飛塵，一年兩年，放在那裏，還沒有動。這樣下去，對於中國文壇的希望，還有什麼呢？

托爾斯泰，在世界文壇上，已成了中堅人物之一了，他的作品，全譯成各國文字了。許多許多的大文學家，正在那兒拚命的研究他的作品，有的研究他的藝術的，有的考證他的家世的，一本

兩本無數本，關於研究他的新書在書店裏的架子上擺着。只有我們中國，口裏高唱研究文學的青年，對於世界近代文豪缺乏很平常的概念。這是一件何等傷心的事呢？

法國的羅曼羅蘭 (Romain Rolland) 著了一部托爾斯泰的生涯，現在已經有了英譯本了。再 George Rapall Noyes 著了一部托爾斯泰研究。關於托爾斯泰研究的書，這兩本可算是很完善的。再日本研究他的書，更是多不勝舉了。

我覺得介紹一個作家的作品，和研究他的作品和生涯，是同樣的重要。對於一個作家的身世，環境不了解的時候，讀他的作品，不能發生更美的同情，我現在要寫這篇東西，也就是想把世界著名的偉大的藝術家托爾斯泰的藝術和生涯，介紹一點給中國好讀托爾斯泰作品的讀者。我希望有研究托氏更深刻的朋友，來指正我這本淺薄的東西。

第二章 托爾斯泰的生涯及其思想

俄羅斯文壇的總帥托爾斯泰 (Leo Nicholaevitch Tolstoy) 與挪威戲劇家易卜生

(Henrik Ibsen) 是同年生的。不料在那一年，竟生下兩個這樣偉大的文豪。那一年在那兩國看起來，當然是很可慶賀的了。

一千八百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，托爾斯泰生於隔莫斯科約有一百三十哩光景的亞斯拉亞、波里亞拉 (Yasnaya Polyana)。這個地方，是他的祖先的領地。他的祖先，是俄羅斯的貴族，數一數二的名家。是大彼得 (Peter the Great) 的朋友，做過七年戰爭的將軍，與拿破崙戰鬥的英雄，十二月黨的黨員，可以說在當時的政界上，是不可少的人物。他的父親，是一個陸軍中佐，托爾斯泰只有九歲的時候，他就死了。他的媽媽，是一個公爵的女兒，當他只有兩歲的時候，早就去世了。在這個時候，可以說是托爾斯泰最零丁孤苦的時期，自己只有兩歲，就沒有媽媽，父親對於幼兒的養育，是不大負責任的。於是他的叔母，才把他帶去，不幸過了三年，他的叔母又死了。他沒有方法，只好寄養在他叔母的妹妹尤希甫夫人家裏。

托爾斯泰十五歲的時候，就入了加森 (Kazan) 大學的文科，讀了一年，到了學年考試，功課沒有及格，教師把他降班，他於是氣極了，說學文科不好，說學文科不實在，沒有用處，並且太空虛。

了，所以考試也考不及格。他於是就轉入法科，學了一年，考試又落第。他經了這次的挫折，對於學校的生涯，完全絕了望。他在加薩大學沒有等畢業，就自請退學了。他大膽的批評社會上的惡習的常套，及教育上種種的迷途。罵倒學校的一切。但是在那個時候，還是徘徊歧路的沒有決定他的要走的路程。到底同着他的哥哥，回到他的亞斯拉亞、波里亞拉的故鄉。他在家裏，表面上似乎是過的貴族奢侈的生涯，但在他的心中，立了一種改良農民狀態的計畫，他看見那些農民生活的痛苦，在他的心靈裏，起了種種不平的感傷。他常常這樣想：

他們也是一個人，我也是一個人；爲什麼我們生來就有很白的麵包吃，很美麗的衣服穿，很高的洋房住，出去還要坐馬車，家中請了女僕還要請男僕，那些農民，爲什麼一天到晚，還是感着飢餓的恐慌。

他因爲有了這樣的念頭，所以他想做慈善家博愛家的夢，常在他腦袋裏旋轉。於是把馬車也賣掉了，把賣馬車的錢，都分給那些貧人，又把自己的家產，拿出十分之一，分給貧窮的勞働者。他自己也覺得只吃飯不做點事，是不對的，在家裏寫起功課表來，自修那些法律、農學、歷史、地理

等類的功課，尤其是對於音樂圖畫，得了一種可驚異的進步。

托爾斯泰在那個時候，覺得自己的面貌太難看了。他的模樣，簡直像猿猴一樣的神情。長形的面龐，可怕的眼睛。剪短的頭髮，覆在他的額前，粗厚的嘴唇，突出在他的口部，眼睛很小，兩個眼睛窩，又落下去非常的深，耳朵長大得垂到肩上了。他覺得他這幅難看的面龐，將來不能做一個美麗的紳士，這個念頭，在那個時候，常常在他心中不安。

他初在家裏，過了一點正常的生涯。到了後來，他忽然的改變了。他不知不覺的感着一種青春的熱情，和強烈的肉慾，慢慢地走上了墮落的迷途。那種不是純粹無私念的性質，傾向到物質的實利的方面去了。對於自己的意志，自己的肉體，自己的精神，有一種滿足慾望的要求。大凡一個青年，到了相當的年齡，感着強烈的性的煩悶的時候，最容易走入墮落的迷途。就是世界上偉大的藝術家托爾斯泰，也跳不出這條迷路的範圍。他於是在那個時候，那種宿娼、賭博、借債、以及種種不道德的事情，他都去幹。那一年上下的光陰，他完全在這種放縱的不規則的生涯裏送掉了。

本來一個人不限定沒有錯誤，假使有了錯誤，自己不能覺悟，長此墮落下去的時候，當然是不可收拾，當然是永遠沒有成就了。托爾斯泰雖說他度了不少的不規則的放縱的生涯，但他不久就覺悟了。他覺悟的時候，對於那種放蕩的生涯，表示十二分的不滿，他在他的日記裏，曾直覺的對於自己下一種很重的苛責。

我真不是人了！我過的這種不道德的不規則的太放蕩的生涯，簡直是禽獸一樣的生涯。假是我就是這樣墮落下去，快要落到底了。再過一年半還不自己改變，恐怕就一點希望也沒有，一點成就也沒有了。

我們看了他這段話，知道托爾斯泰是一個怎樣有毅力的不虛偽的有為的青年了。他既覺悟他的放蕩的生涯是不應該的，他於是又把他的錯誤的原因，自己詳細地找尋出來，寫在日記本子上。

1. 缺乏剛毅力。
2. 自己欺騙自己。

3. 有少年輕浮之風。

4. 不謙遜。

5. 脾氣太躁。

6. 生活太放縱。

7. 模仿性太強。

8. 無反省。

我們看了他這幾條，不僅是托爾斯泰犯的毛病，差不多可以說是世界上一般青年的通弊，不過托爾斯泰知道他自己的弊端，能夠寫在本子上，虔改他的錯誤，這般普通人，就不行了。我們再看看他著的懺悔錄，好像霹靂一擊的在他的生活上，起了很大的轉變。

從一千八百二十八年到一千八百五十年，可以說是托爾斯泰從幼年至青年時代的終了。從一千八百五十一年至八百五十六年，是他軍務勤勞的時代了。

上面把托爾斯泰從幼年至青年時代(1828—1850)的生涯說了一個大概，現在要說到他

的第二個時代——軍務勤勞時代(1851—1856)了。

他在家裏覺悟了他的放蕩生涯的危險，不得不另外走上他的前途。在一千八百五十一年，就跟着他的哥哥尼果拉斯到高加索，去賞受那種軍隊生活去了。

托爾斯泰在高加索，擔任一個砲兵的下級軍官，他奉着上面的命令，把他派遣防守沿德勒克河岸的科薩克村。科薩克是俄羅斯一個自然風景最美的地方。有煙霧迷濛的高山，有曲折澄清的流水。山巔上常看見很厚的積雪，郊原中有很密的樹林。這個地方，正是俄國大詩人普希金的故鄉，在俄國的地理上，一方面是軍事必爭之地，他方面在文學上說起來，也是很有歷史的光榮的了。

一個文學家受那些自然風景和山川奇景的薰陶，在他的作品上和他個人的成就上，是一件很要緊的事情，看看我們中國古代的文學家和詩人，總是留戀山水之間，專坐在家裏，是很難成一個大作家的。托爾斯泰就在這個風景幽美的科薩克村住了三年。他受了這種自然的美麗的風景的薰陶，增加了不少關於文學上的修養。他於是在那裏，就開始創作了。

他的第一部處女作是幼年時代 (Childhood)，在這部裏面，差不多可以說是寫他幼年時候的生涯，他家庭的狀況，和他的懷抱。到了第二年，他又寫了幾本東西，像地主之朝 (A Land-lord's Morning) 侵掠者 (The Invaders) 科薩克 (The Cossacks) 少年時代 (Boyhood) 這幾部創作，都在那個時候寫出來的了。

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十一月庫里米 (Crimean War) 戰爭發生。他實地的參加這一次戰事。他在路媽尼亞軍隊，擔任一個軍官的職務。八百五十四年十一月，他們的軍隊，開到塞巴斯托浦。他在那個時候，懷着萬丈的火燒一般的愛國的熱心，以為勇敢的戰死在沙場，是他自己的義務。為國家而犧牲頭顱，是人生無限的光榮。到了八百五十四年四五月的時候，他親身的加入極悲慘的第四要塞的戰線。勇敢的奔馳，幾次險遭了無情的槍彈的危險。假使那年，他的生命送給了沙場，那今日世界的文壇，少了一個這樣大的文藝家了。

托爾斯泰雖說那時軍事很忙，但他還是很用功的。並且在戰場中得了不少的經驗，在他的文學上，又加了一些特質。他那部青年 (Youth) 就是在那時候起草的了。

一千八百五十五年八月，攻克了塞巴斯托浦城，於是戰爭就告了結束。那年的十一月，他又回到比得格拉（Petrograd）去了。他在比得格拉，完全是度的一種快活的生涯。可以說是一個歡樂世界，展開在他的前面。賭博、賽馬、跳舞、歌妓，這種放蕩的生活，又是他日常的狀況。在那個時候，他在俄國的文壇，漸漸地露出頭角，就是當時那先進的文藝家屠格涅夫，對於托爾斯泰，已經表示相當的尊敬和歡迎。他住在那裏，又寫了幾部書。像塞瓦斯托浦爾（Sevastopol）、吹雪（The Snow Storm）兩個騎兵（The Two Hussars），這幾種書，都是那時創作的了。這幾本的內容，關於戰爭上的事情，描寫得很詳細。

托爾斯泰在比得格拉的放蕩生涯，他又覺悟了。對於美女、名譽、金錢，都掉頭不顧，決定到外國去遊歷。一千八百五十七年一月，他就走上他外國漫遊的旅途，德國、法國、伊大利、瑞典，都走到了。但是他在這次的旅行中，得了一些憤怒的失望的印象。到了那年八月，他仍然回到了他的故鄉亞斯拉亞、波里亞拉在他自己的領地，辦了一所學校，他的目的，看見這些農民太苦了，一天到晚忙得要死，還不能逃脫飢寒，再拿錢來去進學校，當然是不可能的了。他這所學校，完全是給那

些貧苦的農民，一點讀書的機會。他一方面教育農民，一方面又研究農民的生活。他在這一年，才把那本青年寫完。大約在家鄉教育農民，生活不很忙，所以在那時，又產生兩種作品。

1. 三個之死 (The Three Death)

11. 家庭的幸福 (Family Happiness)

一千八百六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，托爾斯泰同莫斯科一個醫生的第三的女兒沙菲亞 (Sophia) 結婚。在那個時候，托爾斯泰已經三十四歲了，沙菲亞還是一個年纔十八歲的女郎。

年輕的沙菲亞女士，對於中年的托爾斯泰，一點不願意的心情也沒有。她是真的了解他的藝術，真的崇拜他的天才。她替他的丈夫，計畫終身的事業，鼓勵他的創作慾。托爾斯泰伴着那樣美麗的少女，精神和物質上都感到十分的滿意。加以他的妻子的鼓勵，他於是在文學上，更下一種努力研究的功夫。所以從八百六十五年起，至八百六十九年止，足足費了五年的光陰，完成了他那種世界上未有的傑作戰爭與和平 (War and Peace)。八百七十三年三月，又開手著他的大作安娜·克勒尼那 (Anna Karenina)。到八百七十六年，始完成了他這種偉大的有價

值的事業。在這幾年，可以說是托爾斯泰在文學方面活動的全盛時代。這兩種戰爭與和平與安娜·克勒尼那出世以後，他不僅得了俄國文壇界的贊美，全世界都知道他的天才的偉大，和藝術的真價了。他不僅壓倒了俄國的文壇，差不多可以說是壓倒了世界的文壇了。

托爾斯泰在那幾年，除寫了那兩種偉大的傑作以外，還寫了一紙短篇小說童話以及論文等類的東西。你看他那時對於家庭的幸福，外面贊美的光榮，藝術的偉大的成就，他是感着怎樣的興味呢？

當托爾斯泰六十歲的時候，他又在普通教育方面活動，他自己辦一個學校，實地的去研究。在那時候，寫了不少的教育論文，一部新讀書入門，也就是那時候發表的。他那時候，雖說還寫點文藝，但是他的思想，已經偏向到真實的生活的追求。他看見那些貧窮的悲慘的生活起了無限的同情，在他們那些貧窮的悲慘的生活中間，看出了人生的真理。

因為他的思想，有這樣的一個轉機，他對於藝術家的慾望，感了許多從前的心坎中的熱心，漸漸的想做一個救濟民衆的宗教家，和一個社會改革家。所以他以後的作品，像伊文伊利基之

死 (The Death of Ivan Iyitch) 及他晚年的作品復活 (Resurrection) 都帶了不少的道德的和宗教的意味。

托爾斯泰生來就很傾向宗教的方面。因為他以後的種種的生活，文學上的成就的光榮，家庭生活的美滿，把他那種傾向宗教方面的心情遮沒了。等到了四十歲以後，對於世事，看了不少，人生的虛偽和罪惡，經驗了不少，農民的悲慘的生涯，體驗了不少，因為這種種的原因和刺激，把他從前傾向宗教方面的心情，又慢慢地從影子裏顯現出來了。這一點，在托爾斯泰的生活史上，成了一個特大的激烈的波瀾的變動。他對於名譽、金錢、人望、歡樂、魔力，都在他心意中失掉了。他現在所追求的，要是怎樣的生活，才是真正的人的生活，要怎樣去生活，才可得着人生的幸福。換一句話。就是什麼是人生的意義，什麼是人生的價值。他在那時候，因為對於這兩個人生的意義與價值的問題，天天在胸中迴旋不能解決的時候，晚上睡也睡不成，白天裏什麼事情，也不能動手了。他自己對於這兩個問題不能解決的煩悶，或者還不覺得他是怎樣的情形，但在旁人看起來覺得他是很徬徨的了。

他後來對於種種人的生活的觀察，似乎見出了一點關於人生的實際的典型。可是對於什麼是人生的幸福，仍是沒有體驗得出來，什麼是人生的意義和價值，仍是繼續的在那兒追求。他看見那些農民和勞働者的生活，自晨至晚，好像是受了一種使命一樣的，很幸福的很快活的，過他們那種日夜營營的勞働生涯。好像他們那個樣子，已經體驗到人生的意義與價值了。在托爾斯泰看起來，似乎是這個樣，但在那些農民和勞働者是不是這樣的感覺，那就不知道了。

托爾斯泰對於農民和勞働者的觀察，既然起了這樣的感念，他於是確實相信他們那種生活，真真的可領會人生的意義與價值的了。因此在他的腦中，不知不覺的，對於人生的問題，起了一線的光明。他看見那些農民和勞働者，都是懷着信神很深的念頭，他就以為要求人生的真的生活和人生的真的幸福的時候，除了信神以外，是沒有別的方法的了。

托爾斯泰有了上面那樣的概念，重新又回到宗教的意識上去。繼續的實在的研究宗教起來了。他在那時，很著了幾部關於宗教方面的書。

一、杜古媽基克、塞洛希之研究（一八八一年著）